

妈妈太焦虑

□秦文君

这一代的小孩聪明，有的绝顶聪明，伶俐程度前所未有的。但是，世上鲜有完美的孩子，聪明小孩也自带弱点和毛病，有的还有现代病。

成长是错了就改的过程，但是这个普遍的常识被忽略了，因为生活太快捷了，相应的是，现在的妈妈焦虑的人数多，有的相当焦虑，让一些小孩陷入苦恼。

妈妈的情绪状况，聪明的小孩心知肚明，他们给我来信，不管是高兴的，还是忧伤的信，常常夹杂对妈妈的担忧和不满。

“我放学后在操场上玩了一会儿，妈妈对我发火，咆哮，声音好响，钻到我耳朵，嗡嗡响。”

“我妈妈规定我，只能和成绩比我好的同学做朋友。”

“妈妈不让我玩手机，说是坏习惯，可她自己玩起手机来，什么也不顾，妈妈能不做低头族吗？”

孩子对妈妈爱着，失望着，担心着，妈妈忘记了，家庭教育要以孩子为本位，她们的形象在孩子的心里变得可畏和不可理喻。而心焦气躁的妈妈，百分之百是亲生的。孩子很小的时候，妈妈的期望值就达到顶峰，许多妈妈

和我说起自己孩子，眼睛里有勃勃的热情，寄予无限的热望。

一代一代，育儿是自然的事，妈妈把孩子拉扯大，教育成才，无论处在哪个时代，都是艰难和壮丽的事。妈妈们从开始笨拙地尝试给孩子喂奶，到成为一个有经验、有定力的妈妈，也需要成长，而且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。其间难免背负辛劳，产生疲惫，甚至憔悴伤心，在育儿过程中妈妈产生一些紧张、紧绷和焦虑，属于自然常态，生物属性，并不为奇。

如今，家庭里的孩子少，妈妈们受教育程度高，社会物质发达，人们追求个体成功的欲望被激发。养孩子精英化，孩子成了中心，每个家庭尽其所能，将最好的资源给予孩子。自然，对孩子的期望值被无限放大，孩子要进好学校，孩子学习要出色，孩子要及早成才，要比别的孩子优秀，享有更多更好的资源和上升通道。

孩子渐渐长大，进入学龄，妈妈的焦虑达到顶峰。当然功利化，焦虑，不限于家教、社会形态里，焦虑成了现代人的常态。在激烈竞争的时代，妈妈们的焦虑不再是个体的，而是集体化的焦虑。可以说，谁不焦虑，谁是真英雄。

再谈格调

□苗炜

1999年，有一本书风靡，书名是《格调》，副标题是“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”。这本书谈的是美国社会的阶层问题，但造成阶层差异的，不只是收入水平，更是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。这本书出版之后，不少人把它当作生活方式的指南。比如《格调》中提到，平民阶层最喜欢穿着带大logo的衣服，还喜欢戴棒球帽，平民阶层的家里，电视总摆在很显眼的位置。在生活方式上有所追求的人，看了这些描写，就会反着来。

一转眼20年过去了，格调这个词如今很少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消费升级，生活美学这些词。最近机缘巧合，我重读了一次《格调》，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，以前没有注意。

比如作者给中上层人士画像，说他们喜欢搞家宴。中上层人士是平民及中产阶层的榜样，一个很重要的等级标志是非常好客，喜欢在家里聚会。作者说，家宴是表明你属于哪个阶层的重要舞台，当你邀请朋友们来家里吃饭时，他们就变成了观众，而你的职责就是给他们留下好印象，体现出一定的阶层优越感。一般来说，上层人士的起居室里都是硬木地板，有手工的东方地毯，而且是越旧的地毯越有档次。他们还喜欢有质感的家具。我们这里总有些商家卖波斯地毯、卖丹麦的中古家具，这算是瞄准了中产阶级及中上阶层的趣味。

美国不像英国，没有世袭的等级和封爵制度，所以大学体系就成为培养人们势利观念的一种社会等级机制，一个人一路都在名校，就自带巨大的光环。所以在美国，各种大学排行榜比较有市场，对一所大学做出什么样的评价都会引起广泛的讨论。不过，随着大学毕业的人越来越多，以至于精英教育的范畴下探到高中阶段，有一本《地区评级年鉴》里这样评价一所中学，“高中毕业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，这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。关键问题是，他们被哪些大学接受了？是一流大学还是那种入学要求很低的普通大学。”实际上，美国的大学有一个升级和扩张的过程，学校升级为学院，学院升级为大学，高等教育变得比较浮夸。

形迹可疑的野鸡大学增多，名校的价值就越大，名校和普通大学就会被区别看待，而一些收费昂贵的预科学校也成为重要的阶级符号。美国教育的这种状况实际上也波及到我们的留学，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在美国上大学，那些雄心勃勃的父母，目光紧盯着常青藤大学，把孩子送进那些寄宿的私立高中，期待孩子进入美国名校，这样他未来才有更大的机会跻身于上流社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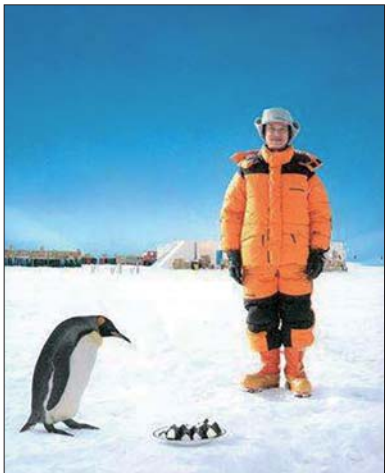
福塞尔在《格调》中有一个章节专门描述了平民化趋势，他说，在发达的工业社会，每一样东西都趋于平民化，重要的征兆就是超级畅销书、意在吸引每个人的电影以及购物城。作者说，那些习惯于阅读文字的读者群正在消亡。原来的国家图书奖由学界的人士来评定，但它逐渐被美国图书奖取而代之，后者由出版商、编辑、广告商、销售人员和书店雇员来评定，他们看重的不是书的质量，而是书的流行程度和市场潜力，他说，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，从文化角度看却是一个大灾难，这说明，大众捣碎了他周围一切与众不同，一切优秀、独特和经典的东西。

这本《格调》虽然是一本大众读物，但作者福塞尔还是站在精英立场上的。这本书是198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，那时候互联网这种革命性的媒介还没有出现，否则，福塞尔先生会有更大的篇幅来论述平民化趋势。

(转自《新民周刊》)

在南极绣花的男人

□毕淑敏



日本电影《南极料理人》剧照。

在南极遇到一位优雅女士，她凝神望着周遭静谧风景，自语道，在南极工作的人，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冲淡平和。他们始终处于高度应激状态。我好奇结论下得如此专业。便问，您缘何做此判断？

优雅女士道，早年间，我参与过一个科研项目，专门监测南极工作人员的血液免疫指标等变化。

我问，您以前来过南极？优雅女士道，没有，我那时在一家医院工作，参加了相关科研项目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有取自南极工作人员的血液标本，万里迢迢送到国内的实验室，进行各项分析。

我问，检测结果如何？优雅女士说，基本结论是——南极会让一个正常人的整个机体，处于高度应激反应状态中。说到底，南极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。这就是除了早期探险家和科考人员外，南极从未有过真正原住民的原因。

我不得思虑，如果长期在南极生活，如何度过难挨的单调时光？

某天，老芦神秘地对我说，嗨！图书馆里有个老头在低头绣花。我真惊讶了，问，你没看走眼？老芦道，我盯他好几天了，穿针引线绣个不停。

我说，那老头多大年纪？老芦说，看起来比我还老。我不相信，说，不可能吧？你几乎是这船上最老的老头了。老芦说，你去看看。

在图书馆窗前，有一外国老汉，正低头凝神绣花。他长满金色汗毛的手指头，粗壮如小胡萝卜，寸把长银针，在绣绷上翻飞，绣着一幅直径二十多厘米的圆形十字绣。

这种绣法，本在中国唐宋时期兴起，名叫“黄梅挑花”。后在欧洲传播开，起了个新名“十字绣”，珠光宝气起来。外国老汉的绣布，硬挺方正，面料挺括。绕线板、鹤形剪等一应家伙什儿，围伺身旁。他安详地将小小银针自绣布下方扎出，轻盈提线。还不时用小

工具敲敲打打，让绣品更显平整。哈！原来是船上快七十岁的英国探险队员乔纳森先生。

我说，您绣的这是什么图案？他笑答，企鹅。我又问，您是觉得船上生活太单调，靠绣花打发时光吗？

乔纳森惊奇地耸耸花白的眉毛，说，船上单调吗？我一点不觉得。主要是在繁华都市里，太忙，没机会绣花。到南极来，正好可以绣我喜爱的动物。

我说，除了绣企鹅，您还绣什么动物呢？比如海豹、海象什么的？

乔纳森先生摇摇头，我不绣海豹，也从来绣其它动物，只绣企鹅。每绣好一只企鹅，我就把它送给朋友们。大家都很喜欢。

我问，您今年的绣品打算送给谁？乔纳森先生瞬间两眼放光，说，我要送给女儿当结婚礼物。

我说，您女儿收到您亲手绣的企鹅，一定特别高兴。乔纳森说，是啊是啊！所以，每一针我都绣得很带劲。他眉目间的笑意皱纹深而妥帖，是他经常开怀大笑的证明。

我和老芦告辞了，别耽误了爱心满满的老爹，在绣品里倾注他的美意与祝福。

望着航行中的抗冰船外无尽无涯的南极冰峰，无端想起辛弃疾的一句词：“唤起一天明月，照我满怀冰雪。”

(转自《文汇报》)

在土砖课桌上雕刻时光

□王开林

1972年，我在下放地的黄合小学开蒙，居然使用过四个学期的土砖桌椅。

有人调侃道：“土砖桌椅冬暖夏凉。”这个笑话并不好笑。夏凉可算勉强靠谱，冬暖纯属扯淡。

土砖课桌两尺来长，一尺多宽，由三块同等厚薄大小的土砖垒成墩子，接缝处糊上泥浆，平稳牢固。土砖座椅则由两块同等厚薄大小的土砖垒成墩子。两人邻座，将土砖桌椅拼合在一起，那道天然的分界线十分清晰，不用划分楚河汉界。班主任何老师考虑得很细致：男同学跟男同学相邻，女同学跟女同学相邻，喜欢交头接耳；男同学跟女同学相邻，就可以让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和叽叽喳喳的女生安分许多。

不用说，小刀是小学生的标配。起初，小刀的用途只是削铅笔，偶尔也有人用它削果子皮、削指甲，一来二去，就有人用小刀在土砖课桌上刻写自己的姓名，宣示主权。何老师看在眼里，

没说什么。大家的胆子放大了，在土砖课桌上刻画动物、人像和语录。有人还想着用小磨刀石磨平课桌的好办法，刻画的东西不好看，磨掉重来；想换个花样，磨掉重来；刻完了，不愿让老师、同学瞧见，磨掉重来；课间休息时，教室里磨得尘屑飞扬，瞧那景象，课堂就像是一间工场和作坊。

某日，一位同学在课桌的侧面刻了一行骂人的字，不知为何，他忘记将它磨掉，结果大家都看到了。更要命的是，班主任何老师也看到了。此事造成了后遗症，何老师立下一条严厉的禁令，谁要是再敢在课桌上动手脚，放学后留校打扫卫生，专门打扫厕所。

但是，这项禁令没有持续多长时间。有位男同学喜欢刻画动物，猪狗牛羊马，蛇蝎猫鼠鹰，无不活灵活现。下了课，同学们都来围观，七嘴八舌发表评论。就连何老师见到这些动物图画，也赞不绝口，真是破天荒了。何老师对他说：“将来，你肯定会成为画家！”

我们刚读小学二年级，用小刀在土砖课桌上刻刻画画只不过展示各自的兴趣，释放各自的灵感，至于梦想成为画家，那时候，真没有人确立这种志向，原因很简单：社会各阶层的排序是工农兵学商，画家属于“学”，并不高大上。当然，事实胜于雄辩，也更有说服力。这位男同学长大后，出门学手艺，成为一位相当优秀的木匠师傅。

我们读小学三年级时，学校决定拆除所有的土砖桌椅，以实木桌椅来代替。这样一换，我们反而不习惯了，小刀失去了用武之地，闷闷地宅在口袋和书包里，再无风采体面可言。

现在想想，那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，贫穷并没有限制我们的想象力。如今，我回忆小学低年级的生活，一点也没觉得那些土砖桌椅丑陋寒碜，尽管它们呆笨，缺乏生机，但孩子们游刃有余，给这类冷漠的物体赋予了足够的灵气。

(转自《羊城晚报》)